

检察诗人作品展

诗里的名字(外一首)

邓萍

挂在一楼大堂上的画绢在大明亮了我一个人以歌,以舞,以写只收进一束光

光的明亮让我着迷,也让我迷茫
我用它照来照去

多年以后,光终于照进一间
优雅的小屋,满室生华

看她手里的毛笔,像一匹天马驰骋
一路抖落清风、明月、春雨、夏荷

向我奔来,吐出楷书、行书、草书、篆书
在我脚下汇成一条诗意的河流

一群人走进河里,读诗,跳舞
画绢次第打开

于是河水送给我一把梯子
我假装俯身去捡河面一片叶子

时光开始弹起凌乱鬃角,我终于落笔
然后,照见我的名字蜿蜒流向了远方

夏至,把月亮放在火上烤

荔枝,朋友
举一杯葡萄酒,逼出身体的月亮

今日起,阳气始衰,阴气滋长
还宜来一把火进补气血

小院架起火炉,丢一把竹条生火
把楼顶月亮放在火上烤

你看你看,天上一个月亮在火上
地上八个月亮在火上

无风,火舌向上,有风则向八方
让寒湿气生出花来,散落一片片

讲起人熊婆吓小孩的故事
一群人停留在了八岁,抬头望

圆圆的月亮,走向人家烟火
小院流淌月光

长寿,睡莲,使君子花悄然长出
月亮的心

(作者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岑溪市人民检察院)

寻梦(外一首)

安昌勇

别用恋恋不舍的眼眸
勾留我这有野心的牛犊
犊儿要越过那些山那些水那些谷
去遥远的地方,寻梦
即使路途凶险,也可能粉身碎骨

城市一天天红肥
山乡一次次绿瘦
拔节生长的高楼
涌起层层海浪
模糊了我的张望
让我看不见山,望不到水
于是,莫名间就有了乡愁……

我要回去了
山乡的坡坎路
请不要阻挡我回家的路
我要用带茧的手和宽厚的肩头
以及这些年血与汗、泪与痛
换来的积蓄
在故乡的山地上绘制蓝图

我要回去了,别阻拦我
融入这个充满活力的时光
弃我多年放逐的梦
让我沉醉在故乡之夜的睡眠中……

城市杂咏

高大的楼群织成城市的森林
放飞扑棱着翅膀的鸽群
装饰城市的风景
城里人见之熟悉
乡下人见之惊奇

总是感慨,路与路相连
心和心并不一定相通
通向每幢楼房的柏油路
喇叭和马达喋喋不休
与变换着颜色的红绿灯一起
搅动城市的热闹与蒸腾

回家的路在车轮之下
相识的人在车窗之外
豪华的铁门配上外瞄的猫眼
表达城市中流行的一眼千年

(作者单位: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检察院)

夏天,赶海去

任春香



海边风景

阿阳摄影作品

登一下就下水去摸,就是一个毛蛤蚧或黄蚧子。

贝壳类熬汤爆炒都鲜美,但对于我这种静不下心去抠去挖的人,更好的是扫撮撮儿。撮撮儿是一种小钉螺,它得名撮撮儿,是因为它不是捡的,而是湿的。潮水退去靠近海边还沾着海水湿气的地方常见乌压压一片,靠近一看,哪哪都是撮撮儿,拿着扫把和簸箕把它扫

成一堆然后撮起来,不一会儿就装满一小盆。撮撮儿个头小出肉少,大人们嫌麻烦不屑吃,却是小孩的好零食。用老式钥匙孔把尾巴掰去,放嘴边一吸肉就出来了,肉小小的良啾啾的,有种螺肉特有的鲜甜。傍晚,和几个小伙伴一起半围着家里的饭桌,桌子上有一小盆煮好的撮撮儿,电视上播放着中央电视台的《大风车》节目。小孩们两个人分一把

铜黄色的老式钥匙,你一个我一个轮流着拿钥匙把撮撮儿尾巴掰掉,然后放在嘴里一吸,肉进到嘴里,壳留在嘴边,轻轻一用力一吹,撮撮儿壳“叮”的一声落在旁边用来装壳子的白底红花瓷盘子里。能用撮子装的除了撮撮儿,还有杀马蟹。退潮后,张村海最外边的沙滩上密密麻麻分布着很多小洞,小的只有小指甲盖大小,大的有婴儿拳头那么大,

老阮轶事

刘运泽

数屈指可数,为何竟像个“百事通”?

这晚,我来到办公室加班,走到走廊,透过窗户,看见老阮倚靠椅背,手捧书籍,潜心钻研。此时我终于明白,老阮无数人“成绩”的背后,是无数个日日夜夜的钻研和打拼。老阮站起身来,衣背后的褶皱,在灯光的照射下尤为明显。感觉到我的到来,他扭过头来微微一笑:“你也过来给脑子充电啊?”

此后,我又像以往一样向老阮求助,可老阮并没有“慷慨解囊”,他总是以各种理由“离开”,给我留下的只有那衣背上密密麻麻的褶皱。我有些失落,只得自己伏于案前,沉下心来翻看各类规定……

巡察接近尾声,我完成了巡察报告的撰写。说实话,我并不那么自信,不知道是否符合要求,只得硬着头皮再向老阮“求助”。没想到老阮看过后竟说了一声:“搞得不错啊,一看就是下功夫了!”说罢便走到门口活动了起来,我也上前去,跟着老阮一起伸了个懒腰。“年轻人,要注意下形象,衣服都皱巴巴成什么样了。”老阮看着我。那一刻,我似乎明白了点什么。我深吸一口气,朝办公室外看了一眼,没想到楼下曾苞待放的花儿,此刻竟开得如此鲜艳。

2.

老阮是个很爱给自己找“麻烦”的人。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和老阮一起下乡走访了,每到到一个司法所,他总要先跟社区矫正对象见个面,拉一拉家常。

小马其人

陆宝华

小马,内蒙古赤峰人,我的同事。她聪明、勤奋和率真,叠加出了平而不凡。那年,参加员额检察官遴选。单论资历排辈的话,她入院不久,不在备选之列。可小马既不看资历也不瞧辈,天天认真学习备战,结果创造遴选检察官文化考试的奇迹——位居单位第一名,关键是比较第二名整整高11分。11分是什么概念?意味着民主测评环节单位领导班子的投票不计,普通干警只需五分之三投她,她立马可以顺利入额。有朋友建议:“稳妥起见,挨个办公室走走或打打电话吧。”小马未加思索就拒

绝了。民主测评结果公开:小马得票最多。朋友兴奋地说:“原来你心里早有底了。”小马说:“不是心里有底,而是心有底线。”这话,有点意味深长。入额后开始办案,小马经常加班。工作日下午加班,周六周日还经常牺牲一天。一天,门卫大爷实在忍不住,说:“天天加班,你真辛苦。”小马答:“辛苦谈不上,确实有点忙乎。”门卫大爷说辛苦,不假;小马说有点忙乎,也是真。为啥辛苦为啥忙,别人咋想咋看不知道,小马心里门清。刚开始办

住老阮的手,说:“阮检察官,你又来看我了啊,哈哈哈。”“是啊,看看你。最近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我帮得上忙的?”和老阮说话的男入正是张成,两人你一言我一语,气氛瞬间热络了起来。“我今年又请了两个工人,店面规模扩大了一倍。”“真不错!”老阮说,“你武汉的店现在怎么样了?”没想到这嘴嘛一问,竟让张成尴尬了一番……

原来,为了更好地接受社区矫正管理,张成将武汉的门店委托给他人打理,效益并不理想。“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你可以向管理单位请假,也可接受异地监管啊。”老阮有点“生气”地说,“行了,这两天我帮你把这个事处理好。”我心里说:“得,工作量又增加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与老阮奔走在为张成联系审批、异地监管的路上。由于涉及不少部门,程序复杂,这一路下来并不轻松,老阮检察制服背后的汗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当老阮把批准单交到张成手上时,张成竟半天说不出话来。

回去的路上,老阮对我说:“我们多做一点,人家就多方便一点。”听着这句话,回想这些天的种种,我似乎明白了,为何老阮的衣背总是留有汗渍。

3.

夏天的蝉儿让人感觉聒噪,但这些天的办公室却异常安静。老阮在7月退休了,大家纵有千万不舍,但都化为无言。此刻,老阮收拾东西装箱的声音竟如此“刺耳”。

“阮主任,我来帮你一起收拾吧!”

得真。因为这案子,派出所和村里已经进行过多次调解,可就是没个着落。

小马的心态,有点像面对那次入额遴选考试。她和同事来到双方当事人家中,侄子家人表现不错,认识到与长辈动手不对,有调解的意向。婶子家怨气很重,反复强调动手打长辈不仅犯法,人情世理上也说不过去。那位叔叔尤其激动,说:“法律要是不公道,我自己讨说法去。”小马一句“你的心情我很理解”,拉近了两个人的距离,接下来当然是进一步地说案情讲法理。说起来是老生常谈,调解的案子不

旁边堆着像六味地黄丸一样大小圆溜溜的沙球,这些是杀马蟹的洞。抓杀马蟹要赶在晚上,杀马蟹出来吃东西的时候。这时候你听沙滩上扑簌簌的,是蟹腿和沙砾摩擦的声音,用手电一照,密密麻麻的杀马蟹忽地散开,像风吹过的麦田。带着笤帚、撮子和水桶,一边扫一边往桶里倒,堪称五分钟一桶蟹。南方有用杀马蟹制沙蟹酱做调味料的,而我老家那边盛行的吃法是油炸。洗净之后把蟹脐连带肠子一起扯掉,过油炸成金黄色再撒上椒盐,带壳吃又香又酥,我妈小时候经常给我这么做着吃,说能补钙。

想抓大螃蟹,得去北面。北面我们经常赶海的地儿叫小石岛,是一片有大块大块岩石和数不清的碎石铺就的沙滩。跟沙滩的一望无际不同,岩石滩不仅有自己高低崎岖的独特美景,也生长着和沙滩完全不同的“海鲜”。在岩石滩赶海考验眼力,石头上常长着鲍鱼和石鳖,还有野生的牡蛎,远远看去和石头浑然一体。起鲍鱼要眼疾手快出其不意,绝不能犹豫不决,否则越吸越紧。石鳖和牡蛎则像有根扎在石头里一般,需要用生铁做的铲子或者生蚝刀才能取下来,普通的铲子一使劲就弯了。

石头的下面是螃蟹的家,每翻起一块石头就有一个举着钳子跃跃欲战的铁甲斗士,有头铁的赤甲红,也有花盖儿。花盖儿,有人也叫它“石头蟹”,是因为它蹲在水里不动时跟石头太像,足以以假乱真。抓螃蟹可以上夹子,就是网上的“垃圾捡拾器”,而我更喜欢用手,戴着绝缘手套从螃蟹背后下手,捏住它左下或右下的腰腹,基本上能稳稳拿捏。有时赶上风大水浑也会发挥失常,被螃蟹钳了手。大螃蟹凶猛自不必提,小螃蟹也不逞多让,钳人就像泼辣小媳妇掐人软肉,明明只捏住了一点肉,却高低能给手指留下块青紫血痕,这大抵也是我为吃付出的代价。

西边的海讲了,北边的海讲了,东边的海有什么好东西?东边可不是赶海的地方。东边是威海港,港口停泊着往返辽宁大连和韩国的客船、货船,隔海坐落着一座叫刘公岛的小岛,岸边还有一尊雕像,那是美丽的海螺姑娘。这些,都是我们守护的风景。

(作者单位: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检察院)

我上先说。

“好啊,那你帮我把书柜里的东西收拾一下,麻烦你了。”老阮憨憨一笑。

得益于身高臂长,清理书柜我并不觉得吃力。我将书一本一本本地拿下,按顺序在箱子里摆放好。老阮的这些工具书,出版日期跨越40余年,好多书因为被翻看的次数太多,外表早已“惨不忍睹”。书柜里摆放着一幅照片,那是年轻时的老阮,阳光自信的面庞,高大浑厚的身材,似乎有着无穷的力量从身体中迸发出来……

“阮主任,衣柜里面的制服也要收起来吗?”我问。

“也拾掇一下吧,我总不能‘鸠占鹊巢’吧?”老阮笑道。

衣柜里是老阮各个时期的检察制服,有点像一部浓缩版的个人“检察奋斗史”。每件制服拿在手上,我总免不了好奇地端详一番,想从中发现点什么,再叠好放进收纳箱中。每件制服都有不同程度的磨损,衣背的不平整和褪色似乎是制服的标配。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制服的尺码在不断变小,肩宽缩紧不少……

收拾好一切,我的思绪又飘回到最初和老阮一起办案的日子。那时出门,老阮总是背个双肩包,包里的案件材料、文书一应俱全。我记不起从什么时候开始,双肩包变成了手提包,重量丝毫未减,印象中只记得老阮说过“手提包拿着方便”。那段时间,老阮身上的药膏味出卖了他——肩周炎犯了,而且愈发严重。从双肩包到手提包,从衣服的大码到小码,这些细节不断地在我脑海中掠过……

这一天终究还是来了,同事们都向老阮表达了不舍,在办公楼前老阮同大家一一道别。到我时,老阮和我紧握了一下手,说:“好好干,这一摊子事要靠你啦!”那一刻,我的眼睛湿润了。

(作者单位:湖北省宜昌市人民检察院)

都这么办吗?实际上,不同案情不同当事人,每次都要谈出不同的内容,这次也不例外,叔叔家也有了调解意向。

小马决定趁热打铁。为了这“铁”打得顺利,思来想去再借点“火”。于是就跟主管副检察长汇报,主管副检察长也给力,不仅和小马携手上阵,还帮着联系了镇里,司法所、派出所、村委会一起出手,最终双方握手言和。

返回单位已是月上柳梢。小马第一次感觉,月色居然会因自己的心情而美丽。四三三调的这个案子,后来被辽宁省检察院评为优秀案例。

业余时间,小马喜欢绘画。一次,她在微信朋友圈发了幅画作,斩获不少赞誉。没想到小马回复道:“这是我女儿的。”

小马名叫马志杰,现在我院第一检察部工作。

(作者单位:辽宁省凌源市人民检察院)